

橘花散里 著

少年在上

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将军在上 / 橘花散里著. -- 北京 :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145-1010-2

I. ①将… II. ①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9131 号

本书由橘花散里委托湖北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授权中国致公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将军在上 . 橘花散里 著

- | | |
|------|--------------------------------|
| 出 版 |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 号院科贸楼) |
| 出 品 | 湖北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
| 发 行 | 中国致公出版社 |
| 作品企划 | 知音动漫图书·时代坊 |
| 责任编辑 | 张洪雪 |
| 特约编辑 | 付阳 |
| 装帧设计 | 王钰 |
| 印 刷 |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 / 16 |
| 印 张 | 33.25 |
| 字 数 | 507 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145-1010-2 |
| 定 价 | 59.80 元 |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6888793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公司调换, 电话: 027-68890818)

知音动漫图书·时代坊

ZHI YIN COMIC BOOK 荟萃名家·品读经典



流年似水

橘花散里·著

下

知音动漫图书·时代坊荣誉出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若是他想杀人，她会磨刀，若是他要采花，她会把风。
无论他想要什么，她都会倾尽全力，不惜代价，为他踏平
所有障碍。



烽火狼烟卷

第十五章·水祸滔天	271
第十六章·命犯桃花	285
第十七章·钦差查案	299
第十八章·智取钱粮	317
第十九章·解甲归田	337
第二十章·风云骤起	357

第二十一章·调虎离山

379

第二十二章·再披战袍

401

第二十三章·取舍之间

427

第二十四章·真真假假

447

第二十五章·前生往事

467

第二十六章·决战东夏

481

尾声

501

番外

503

番外·夏玉瑾的烦恼

504

番外·夏天佑的烦恼

515

番外·姻缘

519

附录

第十五章

水祸滔天



柳惜音离开十天，倾盆大雨也下了十天。

叶昭的脸比老天更黑，军营练武场里可怜的木桩子们被硬生生地打碎了十几根。南平郡王府内，无论猫、犬、鸡、人，甚至是老鼠，但凡有点智商的生物，都知道见了将军绕路走，以免被那股说不清的恐怖气场吓得短命几年。

夏玉瑾自被胡青训斥过后，总觉得对不起媳妇，想做些什么。于是，他躲在练武厅外，偷偷探出半个脑袋，看媳妇凶猛无比地咆哮着，快如闪电，疾如飓风，一脚脚把练功用的铁人踹成扭曲的麻花，瘸腿烂头，个个不成人形。他吓得抖了抖，摸摸自己颤抖的小心肝，满肚子打好腹稿的甜言蜜语飞去九霄云外，手里捏着的白玉木兰花簪子也被汗水湿透……

逼媳妇亲手赶走心尖尖上的表妹，惹得她非常不高兴。怎么办？他是不是有点太无情无义、无理取闹了？可是想想柳惜音入门的可怕后果，他还是无情无义无理取闹好了……夏玉瑾带着满脸苦相，在情义的边缘彷徨着，徘徊着，就像迷途的羔羊。

“去！”叶昭狠狠地将最后一个铁人踢上半空，然后跃起，漂亮地翻了个身，凌空飞踢，准确地将它送入墙角的废铁堆里，听见金属碰撞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响声，重重地将地面青砖再次砸破，她才终于舒了口气，但觉得气力还没发泄完，意犹未尽道，“铁人打起来还是没活人尽兴。”她擦把汗，回过头，见夏玉瑾站在门口，心念一动，便放柔声音，尽可能缓和地问：“有事？”

夏玉瑾盯着她，咽了咽口水，脸色苍白。叶昭赶紧收起狰狞的表情，挤出个比杀人还恐怖的笑容来。

如何讨好媳妇？

狐朋狗友有丰富的经验。最有效的一招是，先送她礼物，说甜言蜜语，然后在床上好好表现，把她服侍尽兴了，就算天大的怨念都没有了。

夏玉瑾壮起纨绔的胆子，跑过去拖起叶昭满是茧子的双手，狠狠摸了两把，然后用力往外拖。叶昭起初愣了一下，没动。待他用力再拖第二次时，她才醒悟过来，赶紧半推半就地跟着，在众人惊叹的目光下，回到内院的水榭。正想问为什么，又被夏玉瑾按在长椅上，他从怀里摸出把崭新的玳瑁犀角梳，解散她的头发，重新给她挽了个慵懒发髻，斜插上支羊脂白玉雕出的别致木兰花图案的细簪子。这支簪子吊着颗小小的珍珠，简单大方好看贵重，是他在全上京贵妇人最喜欢的首饰店珍宝阁处挑了整整三个时辰，花了几百两银子，折腾得老板差点吐血的成果，只希望能给阳刚味太重的媳妇带来点温婉的女人味，让他后面准备的甜言蜜语更容易说出口些。

结果……叶昭不丑，发型不丑，簪子不丑，就是配搭起来像威猛的老虎身上打了个蝴蝶络子，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

夏玉瑾看着自己精挑细选的礼物，有些无语。

叶昭伸手摸摸秀气的发簪，也不太适应，困惑地问：“这玩意适合我？”

“好看！”夏玉瑾的良心在默默流泪，他深呼吸，定定心神，遣开看热闹的小丫头，默念几次草稿，努力赞美，“我最近发现阿昭……阿昭还是……挺……挺好看的。”

叶昭听见对方赞美自己，立刻回敬：“你更好看。”

“呸！老子是男人！好看个毛！”夏玉瑾好不容易酝酿的感情全没了，气得炸毛，刚骂了两句，想起初衷，又收敛脾气，把所剩不多的良心找回，共同赞美她身上唯一优点，“你的腿很漂亮。”

叶昭盯着他的眼睛，似乎在分辨真伪：“你喜欢我的腿？”

夏玉瑾好不容易才说出心里话，却给她的直白注视看红脸了，于是咬牙问：“是又怎样？”

夏玉瑾盯着她，咽了咽口水，脸色苍白。叶昭赶紧收起狰狞的表情，挤出个比杀人还恐怖的笑容来。

如何讨好媳妇？

狐朋狗友有丰富的经验。最有效的一招是，先送她礼物，说甜言蜜语，然后在床上好好表现，把她服侍尽兴了，就算天大的怨念都没有了。

夏玉瑾壮起纨绔的胆子，跑过去拖起叶昭满是茧子的双手，狠狠摸了两把，然后用力往外拖。叶昭起初愣了一下，没动。待他用力再拖第二次时，她才醒悟过来，赶紧半推半就地跟着，在众人惊叹的目光下，回到内院的水榭。正想问为什么，又被夏玉瑾按在长椅上，他从怀里摸出把崭新的玳瑁犀角梳，解散她的头发，重新给她挽了个慵懒发髻，斜插上支羊脂白玉雕出的别致木兰花图案的细簪子。这支簪子吊着颗小小的珍珠，简单大方好看贵重，是他在全上京贵妇人最喜欢的首饰店珍宝阁处挑了整整三个时辰，花了三百两银子，折腾得老板差点吐血的成果，只希望能给阳刚味太重的媳妇带来点温婉的女人味，让他后面准备的甜言蜜语更容易说出口些。

结果……叶昭不丑，发型不丑，簪子不丑，就是配搭起来像威猛的老虎身上打了个蝴蝶络子，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

夏玉瑾看着自己精挑细选的礼物，有些无语。

叶昭伸手摸摸秀气的发簪，也不太适应，困惑地问：“这玩意适合我？”

“好看！”夏玉瑾的良心在默默流泪，他深呼吸，定定心神，遣开看热闹的小丫头，默念几次草稿，努力赞美，“我最近发现阿昭……阿昭还是……挺……挺好看的。”

叶昭听见对方赞美自己，立刻回敬：“你更好看。”

“呸！老子是男人！好看个毛！”夏玉瑾好不容易酝酿的感情全没了，气得炸毛，刚骂了两句，想起初衷，又收敛脾气，把所剩不多的良心找回，共同赞美她身上唯一优点，“你的腿很漂亮。”

叶昭盯着他的眼睛，似乎在分辨真伪：“你喜欢我的腿？”

夏玉瑾好不容易才说出心里话，却给她的直白注视看红脸了，于是咬牙问：“是又怎样？”

“好办，”话音未落，叶昭笑了，“喜欢就早说啊，自家人还客气什么？”

夏玉瑾没有准备，被用力拉扯，往前一扑，站不住脚，跌跌撞撞摔入她怀里。

夏玉瑾羞愤欲绝，想逃。

叶昭看着白貂被欺负的表情，要挣逃的动作，莫名其妙产生了爽快的感觉，暂时冲走了心头上沉甸甸的难受。她眼见对方要逃离，哪里肯放？

夏玉瑾偷偷回头，左右四顾，唯恐有隐藏在暗处的好事者看到这难堪的一幕。

叶昭痛快地打消了他的疑虑：“没人。”夏玉瑾犹不放心。

叶昭：“雨声太大，听不见。”夏玉瑾还是不放心。

叶昭：“我不说。”

夏玉瑾当场拍板：“继续！”

倾盆大雨，铺天盖地罩住水榭，掩盖所有的秘密……

雨带来的，不只是美景，还有灾祸。

上京去漠北，山高路远，遥遥千里，快马加鞭来回也要月余，普通的客运及货运通常会经水路，先至江北的临河县镇，再换车马北上。

江北，岫水县县衙府邸，满脸皱纹的章县令正躺在第七房小妾的肚皮上，听着曲儿，吃着水晶葡萄，让俏丽丫鬟替他捏着腿捶着肩，美滋滋地策划着未来。

他已在这小县城做父母官三年多，任期即将结束，可他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山高皇帝远，油水丰厚的好地方，幸好朝中有人撑腰，使些银子，好好活动活动，如果升不了官，至少也要调去附近县城。

人生得意须尽欢。美酒、美食、美女，逍遥一世，别无所求。

章县令摇头晃脑地感叹着，狠狠捏了把佳人的小手，见引得她低声嗤恼，不由呵呵大笑，脑子里却想起昨天经过岫水县去古陀山，投宿驿站的那行官员女眷。听说是边关柳将军的侄女，年方二九，长得花容月貌，比天上的仙女还要美上三分。听服侍她的驿站婆子们嚼舌根，说这位仙女般的姑娘，竟是要去古陀山的妙莲庵出家为尼。

妙莲庵是贵族女子出家的地方，多半是丈夫死后不受宠的妾室，或是犯了错的闺秀和太太，在那里青灯古佛，了此一生。

那么年轻，那么美貌的人儿，为何如此命苦呢？真是天妒红颜啊！

要不是美人儿背后的关系太硬，实在惹不起，他非得抢回来当菩萨供起，抱着天天怜爱。

章县令想得口水都流了两滴，只恨没机会下手。服侍他的白氏是个妙人儿，见他心猿意马，立即讨好道：“大爷，你想要柳姑娘也不难。”

章县令“呸”了她一口，若是几十年前刚中进士，风华正茂时也罢了，现在都五十好几的老头了，他再自恋也不会觉得娇滴滴的大美人会看上自己。

白氏笑道：“你不是还有个二十岁的庶子，长得英俊洒脱，才华出众，尚未婚配吗？他前阵子还中了秀才，和柳姑娘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双。料想柳姑娘要出家，也是被逼的，若是能得个俊俏郎君青睐，怎会不心动？”

“胡扯！”章县令狠狠训斥了她两句，心里却有些意动，他庶子的长相确实拿得出手，说话做事很讨人欢心，明面上风评甚佳，除了平生只好男风外，没什么大缺陷。柳姑娘无父无母，八成是教养不良，风流放荡，德行有亏，惹家门憎厌，所以让她出家赎罪。若让儿子出面勾搭，骗娶进门，待东窗事发，生米已成熟饭，美人儿独守空闺寂寞，做公公的去慰藉一二，也是情理所在啊。

章县令越想越美，仿佛美人儿已经到手，此时门外却传来疯狂的嘶喊声：“老爷！不好了！不好了！”

章县令怒极，从床上跳起来，推开丫鬟，狠狠踹了来人一脚，骂道：“什么不好了？你老爷好得很！”

被踹倒的衙役姓李，是衙役里的小头头，他连滚带爬，顾不得疼痛，带着泥巴和雨水，梦游似的扑了回来，跪在地上，红着眼叫：“老爷，漠河决堤了！”

“什……什么？！”章县令惊呆了。

衙役语无伦次道：“天天都下大雨，漠河的水位一直在涨，前些日子巡视时报过，说大堤有缺口。老爷你在屋里忙，说不要紧，不会决堤的，今天漠河的大堤就崩了，河水冲进来，卷了好几个村庄，李庄、陈庄、莫庄、林庄……田都淹了，人……人都给卷走了，死了，全死了！”

“死……死了？”章县令一屁股坐在地板上，面如死灰。

连日来的大雨，将快成熟的庄稼全毁了。朝廷虽下了减税令，可该收的税

赋还是少不了多少。岫水县是交通要道，物质充裕些，也撑不住粮价飞涨，一日三变，周边城镇的流民渐渐涌来，在街头晃荡，四处乞讨，治安有些混乱。

可是，这种无法预料的天灾，和就快离任的县太爷，有什么关系呢？

千里做官只为财。他欢喜地上旨请求赈灾，准备再发笔横财。顺便让衙役们四处收税，务必要在他离开前把所有积欠的税款和罚金收足，部分上缴国库让政绩完美，部分上缴私库让钱包鼓鼓。

衙役们憋着一肚子气，冒着大雨，上山下乡，到处找钱。

李庄地势低洼，被淹得最严重，几乎颗粒无收，都靠存粮过日子，只等朝廷赈灾，哪里还有钱交人头税？村里到处都是哭哭啼啼的大姑娘小媳妇，看得衙役们也挺不忍心，面上却不敢表现出来。这样的年景，若是惹恼县太爷，丢了饭碗，哭啼的就是他们家媳妇闺女了，于是只好硬着心肠，骂骂咧咧地到处翻箱倒柜，抓鸡揍狗，好歹凑齐了大部分。

李老三被砸了院子后，站在门口破口大骂：“你们这群对着该天杀的章无德摇尾巴的走狗！你们生儿子没屁眼！断子绝孙！你们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李衙役听得太怒，正准备过去踹上两脚，让他老实点。忽然脚下有微微震动，平地一声雷响，震得耳朵嗡嗡作响。吓得他往后跳了两步，紧张地看向天空，心里念叨着：雷公要劈就劈章无德去，咱是无辜的……

兄弟们见他这副熊样，都笑话他没胆。乌黑的天空，压抑得像口棺材。他总觉得不对劲，往周围多看了两眼。他看见漠河河水像发疯的巨龙直冲过来，喘息之间，便淹没田地，掀翻了村口停着的牛车，将几百斤的老黄牛冲上半空，老牛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天啊！是漠河决堤了！快跑啊！”

漫无边际的恐怖涌上每个人的心头，再也没有人哭泣、痛骂、训斥、嚣张，人们回过神来，母亲抱过孩子，父亲背起老人，丢下房子、财物，用这辈子最快的速度，疯狂地往高处跑。

“阿娘！等等我！我跑不动！阿娘！”幼小孩子摔倒在地上，稚嫩的哭泣淹没在绝望的尖叫声中，然后永远消失在洪水里。

“相公，你带着孩子跑，别回头。”妇女扭伤了脚腕，疯狂地冲着男人大喊，

这是她今生今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比起水流移动的速度，人类奔跑的速度是那么缓慢。除了极少数的幸运儿，死亡只是早晚的事情。

“救命！”

“救救我！”

“阿爹！阿姆！”

爬上房屋的，屋顶承受不住水流的冲击，很快塌陷；爬上大树的，和大树一起被淹没。无数的手在水中挣扎，沉浮，不知冲往何方。村前爱俏的少女，垂垂老朽，健壮汉子，美貌少妇……刚刚还在笑闹哭骂的鲜活人命，变成一具具冰冷的尸体。

良田、房屋、道路、桥梁、河流皆化作一片汪洋。最后，所有的哭喊声都安静下来，只有天上的飞鸟，展开翅膀，在半空中盘旋，悲戚地啼鸣着失去的巢穴。

李衙役动作最快，幸运地抢到来时骑的马匹，丢下众人，疯狂地往山上跑去。当马匹被卷走时，他已到达较高的位置，牢牢抱住最高的大树，待水流的力量过后，迅速爬到没被淹没的树尖，总算逃出生天，待水势缓和后，找了个漂过的木盆，冒险游回来报告。

十三个村庄被淹没，六千四百人死亡，一万七千人流离失所。唯岫水县城及周边几个村庄田地地势较高，幸免于难。

“完了，全完了……”章县令跪坐在地上，浑身发抖仿佛老了二十岁。他抱着脑袋，哭得眼泪鼻涕全流出来。岫水县的大堤是他主持修建的，从中饱了不少私囊。前阵子衙役来报大堤有裂缝，他正忙着哄小妾开心，没留神听。怎料一时不察，竟闯出如此泼天大祸？

蒲师爷匆匆赶到，视察环境，急忙开设粥场，安抚灾民，然后回衙门见县令，扶起瘫软的他，果断道：“县老爷，别急。”

章县令仿佛看到救星似的抓住他，哭道：“那修大堤的银子你也有拿，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别想跑。”

“县老爷，你过虑了，”蒲师爷冷静道，“天下万物皆有极限，岫水县位于江边，